

浪迹街头的艺人

这里所记叙的街头艺人，相当一部分是农村破产的农民，他们被生活所迫，学得一技，赖以为生，还有一部分失明的残疾人，别无他技，靠卖唱为生；他们流浪街头，所得甚微，仅能糊口而已。如遇雨雪季节则更为艰难。他们当中有单独一人走街串巷，也有几个人组成的小集体，形成了老北京城街头的贫苦艺人队伍，在那时的北京大街小巷中时时可见。

耍 耗 子

当今的青年人一看这个题目，可能认为是笑谈，可是五十多年前在北京街巷中确实存在驯鼠艺人。那时我们都叫他们“耍耗子的”。《明清风物百图》中就有耍耗子的民俗图。

艺人身背一只小木箱，箱内装着驯过的小白老鼠和应用的道具，吹着唢呐沿街卖艺。孩子们听到唢呐声，便知道是耍耗子的来了。蜂涌似的往门外跑。艺人看到有相当数量的小观众，场地也合适，便演一场。如果吹了会儿子唢

呐，街上没什么人，他便转道而去，这是孩子们最扫兴的事了。

演出时，艺人打开木箱，将一块一米见方的厚粗布铺在地面，在布的左边，将一根镶有铁钎子的木棍钉入地面，木棍的顶端装一个木制的刷白漆的佛塔，塔肚上有一个两面可通的小圆洞，塔下约三十公分处，几根与立棍交叉的平行成“米”字形的木棍插在一起，每根棍的一端装有各样的道具，如西瓜、桃、金蟾、鱼以及小线吊着的木桶等等，这些都是木制的，涂有相应的彩色油漆，做工很精细。在佛塔顶上，装着一个平顶的小伞，而且能够转动。与立棍交叉的横棍一端系上两个小软梯，那软梯像火柴棍排在一起，用线拴得很牢固，另一端与地面相接，形成一定的坡度。

艺人准备妥当，又敲了一阵锣，希望招来更多的人，只见艺人在箱内取出一个个小木匣，拉开匣盖，请出一个个“演员”——小白老鼠，放在软梯前。艺人边唱边念，边打着锣。所唱的内容，都是与道具模型相应的民间故事、神话、传说，如《白蛇传》、《刘全进瓜》、《白猿偷桃》、《李三娘打水》、《刘海戏金蟾》、《姜太公钓鱼》等等。那艺人唱的民间小调煞是好听：“云蒙山倒有一个水帘洞，洞在高山，洞里有仙……”。那一只只小白老鼠，按照艺人所唱的故事，各自爬到那模型前，钻进洞内，一动也不动。当时我很纳闷儿，那几个小白耗子怎么那样听话？最使人惊奇的是，那一只小白老鼠爬到吊有小木桶的一端，按照艺人所唱的“李三娘打水”的故事，用两只前爪抓住吊桶的细绳，晃动晃动表示打水。每当演到这里，孩子们都惊呼不已。最后一个节

目是艺人将一只小白老鼠放到平顶伞上面，老鼠在原地不动跑起来，那伞自然很快地转动起来，伞边缀着一串小铜铃，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，观众赞叹不已，孩子们像起哄一样拍着手“噢！——”这就是演出结束的标志。使人久久不能忘记的是，当一只小白老鼠，走错了路，爬到已有别的老鼠占据的地方，孩子们便大声喊：“走错喽！”这是最开心的事了。

听大人们讲，白耗子通人性，艺人需下很大的功夫才能驯出来。孩子们当中有人说：“赶明儿我也逮几个耗子，教给它们耍玩艺儿，准比他们耍得好！”另一个孩子说：“不行，咱们家的灰耗子，见人就跑，还咬人哪！非得白耗子才行哪！”

耍耗子演出一场，约半小时，演出当中还插两次“打”钱。您有零钱就给几个，谁混碗饭吃也不容易。看完了溜之大吉，北京人管这个叫做“看蹭儿”。

耍 猴

那时耍猴的艺人和现在影视中出现的有所不同。艺人肩扛一根有拳头粗细、约三米长的毛竹筒，在距尖端一米处，绑一根约一米长的横竿，横竿的两端吊一根粗麻绳，拴到竖竿的顶端，自然成了“伞”字形。另背一只木箱，箱上坐一只小猴，瞪大两眼东张西望，艺人还牵一只哈叭狗。一路行来一路筛锣。表演的节目有后空翻、倒立行走、钻罗圈、骑狗、狗拉猴车、猴拉车等。小猴身穿一件红坎肩儿。在所

有的节目中，以猴戴面具最吸引人了。艺人打着锣，牵着小猴，绕场一周，念念有词，半唱半说地演唱民间故事。小猴走到木箱前，打开木箱，拿出一顶盔头，像戏曲舞台上帝王将相所戴的盔头一模一样，做工极精巧，只是尺寸小了许多。艺人根据小猴戴的盔头样式，唱出不同的故事。如果小猴戴顶八棱倒缨盔（戏曲中叫“八面威”）双手握住一根棍的两端，将棍横放在颈后，艺人就唱“负荆请罪”的故事，那面具很似戏曲中的脸谱。小猴走到箱前，拿出一个面具，往脸上一扣，其实它根本不会戴，在脸盔嘴部里面有一根横棍，小猴用嘴咬住那横棍，两只眼透过两个小孔。最使人发笑的是有时猴子将脸盔戴颠倒了，那假脸的下颏向上，猴子的脸还露在外面，眼睛一眨一眨，东张西望，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。那盔头在一场里要摘戴多次，所以老北京有句俏皮话：猴的帽子——戴不坏，摘坏了。它比喻一个物件还没派上正经用场，便折腾坏了的意思。

最后一个节目是艺人让猴子爬到毛竹筒的顶端，那猴子呲牙咧嘴，说什么也不往上爬，艺人手拽着绳子说：“每天好好儿的，今儿怎么不练啦！怎么喳！”那猴子眨眨眼，纵身一窜，到了艺人的肩膀上，用手扶着艺人的耳朵，把嘴放到艺人的耳边，做耳语状。那艺人听着不住地点头：“噢！噢！”然后冲观众说：“它说肚子饿了，跟诸位讨个烧饼钱。”便开始“打”钱了。那猴子也跟着艺人绕场打钱，有人将钱扔到小猴拿的帽子里，那猴子便敬个礼。孩子们又是一阵欢笑。不知哪个孩子淘气，将一个小石子扔进小猴的帽子里，那猴子照样行个礼，那淘气的孩子笑得前仰后合。“打”

完了钱，艺人对猴子说：“这回有了烧饼钱啦，该练了吧！”那猴子便快速地爬到竹筒顶端，将身一伏，一动也不动，艺人双手紧握竹筒，底部戳地不动，将竹筒划圈似的转起来，两三圈后就收场了。演出到此结束。

艺人收拾道具走去，有几个孩子依然尾随其后，还想到另外的场地再看一场。有个孩子用小石子投向猴子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“猴屁眼儿着火！”猴子被逗得不耐烦了，瞪起两眼，想窜过来，孩子们高喊一声，向四外散去。

类似这样开心的场合，差不多得一两个月才能遇到一次。所以孩子一说起话来，那小猴便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。说起来眉飞色舞，即便是将石子投入小猴帽子里的讨嫌举动，也当作一件美事来炫耀，这种情绪少说也得持续两三天。如果有的孩子没赶上看耍猴的，那才叫真的后悔哪！

耍 狗 熊

耍狗熊是街头比较大型的驯兽表演。艺人牵着一只黑熊或棕熊，沿街筛锣，观众聚起一定数量，表演便开始了。节目比较简单。有狗熊耍叉、扛叉、倒立、打滚儿、摇串铃、作揖等。狗熊体态拙笨，因而作出一些动作颇能引人发笑。“打”钱的时候，狗熊捧着盘子，绕场向人行礼，鼻腔还发出哼哼的声音，看样子着实叫人喜欢，有人爱看狗熊行礼，就给几个钱，那熊便抬起左蹄往头上一举，哼哼两声，人们哄堂大笑。艺人靠它获得微薄的收入，赖以糊口。

跑 马 卖 解

就是人们口头说的“跑马戏”。解(jiě)是武术用语 指“套路”而言。解，也是矫弓的工具。这部分艺人多是小集体，一般五六人不等。他们肩挑道具 扛着兵械 牵着马 沿街招揽观众，有时赶一辆骡车。演出的节目有武术、马术、对刀、对枪、徒手夺刀 以及类似杂技、魔术的小节目。这种演出节目之大，人数之多，为街巷艺人队伍之最。 40年代初，我在住家胡同的北口空场上，只看到一次，后来再也没有看到类似的演出了。

“小孩钻坛子”这是个很简单的魔术节目 可那时看来颇有兴趣。道具是一个约一米高的小口坛子，那坛口看上去只能伸进一条腿，人根本无法全部进去。表演时用比坛子略高的四块木板遮挡住坛子，四块木板之间有合页相连，可以折叠。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站在坛口上，只露上半身，只见她突然一蹲，将木板打开，那女孩却不见了。旁边站着一个人叫着女孩的名字，只听坛内有人答应，还伸出手来不停地晃动。接着再将木板围住坛子，那女孩突然一跃，仍在坛口站着。这时木板打开，女孩跳下。为了表示那坛子不是破的，那人用手拍打着坛子，用声音证明，当时我们看了这个节目觉得奇怪。有人说那女孩有真功夫，她会解骨法，把骨节卸开，就钻进去了。有的说那坛子口是活的，能取下来，要不为什么那坛子还用木板围起来呢？

“吊辮大回环”，这个名称是现在这样叫它。记得当时

叫什么“车轮大摆”具体叫什么名堂早已忘记了。演员是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女孩子，小衣襟短打扮，腰系绸巾子，足下穿花薄底快靴，前额刘海发，脑后一条乌黑粗长的大辫子，在场中丁字步一站，颇有巾帼的气派。道具与现在的体育竞技场上的单杠差不多，只是略高些，也简陋得很，两旁的竖竿用粗绳子拴着四根铁钎子，楔入地面。少女从一根立柱攀缘而上，身手矫捷，利落。双手紧握横杆倒换至横杆中间，将脑后的辫子牢牢地系在横杆上。这时锣鼓声大作。一阵锣鼓声过后，便开始“打”钱了。那两个人不停地吆喝着：“各位请上眼，这场表演吊辫子车轮大摆！我们几个人混口饭不容易，各位帮个钱力，多谢多谢！”打完后，只见那女孩双手脱杠，旁边有人像是助人打秋千那样，这时那女孩大幅度地上下摆起来，像是单杠项目中的大回环，锣鼓声也紧紧地敲打起来，当时我的心快要跳出来，可围观的人却大声叫好。这要是把辫子揪下来，还不得把头皮揭下一层。转了两三圈后，少女停了下来，解开辫子下杠，又有不少人喝起彩来。

使人更为目不忍睹的节目是钻坛子的小女孩拧胳膊。她双手横握住一根棍的两端，然后在胸前下垂，双脚从棍中迈过，双臂向后，再往上举过头顶，使双臂的关节处拧了180度，女孩满脸通红，两鬓处的血管突出可见。就这样举着棍直直地站在那里，筛锣人又开始“打”钱。“打”完了钱，那女孩才脱手恢复原状，我才长吁了一口气。

这一场演出中，还穿插刀棍武术、马术等节目。听大人们说，那个小孩是马戏班主花钱买来的。练功受罪，挨打受

气，为班主挣钱。难怪他看着孩子双臂前后拧了一圈，嘴里还喊着让看节目的人帮个钱力，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怜悯之意。

耍猴傀儡子

这个名堂是当时人们都这样叫，也有人叫它是“耍乌丢丢的”，这个词至今也找不到出处和确切的字眼儿，可人们在当时都这样说。有可能是根据艺人口里含的小哨吹出的声音，拟声的叫法。实际是布袋木偶，演出的节目很简单，可是却极能吸引我们这帮孩子。

艺人独自一个，肩挑一副担子，一边是个三层的大圆笼，另一头是用粗蓝布裹着一个大包袱。演出之前，艺人先筛一阵锣，像是要把前街后巷的人都招来，才可他的心。围观的人逐渐多了。艺人便将担子靠墙边放好，打开那个大包袱，原来是个很大的口袋。一端与布相连处是个四方木制框架，像一个二尺多见方的镜框镶在口袋嘴上。木架中间有一道木横梁，横梁中间有一个小方孔，艺人在这个框架上用几块木制的布景，像是搭积木，各个交接处都有榫。不大功夫，这个框架上便出现了一间像小舞台，又像小庙的房。高一尺多，前面有两根台柱，屋檐、瓦垄、后幕布、出将、入相的上下场门以及台帘，整齐干净，做工精细，最后艺人将扁担一头插入框架中间的木横梁上的小孔中，往起一举，一座小舞台背靠墙，展现在人们面前了。

艺人钻进口袋里，敲打着大锣、小锣，口里吹着竹哨，就

算是开台了。演出的节目总是那么两出，《猪八戒背媳妇》、《王小二打老虎》这是每次必演的。至今回忆起来 好像除此而外，再也没演过别的节目。可是每次演出，孩子仍旧聚精会神地望着舞台。尽管看过几遍了，可每次看演出都那么有滋有味 饶有兴趣 真可谓“百看不厌”。

《王小二打老虎》表演的是一个少年到山中打柴，遇到老虎的故事。木刻的小男孩，身穿兰上衣，腰系搭包，身后掖一把斧头。边唱边走上了场。他唱的是什么词儿，当时听不准确，现在也琢磨不透究竟是什么，好像本来就是木偶哑剧，只听见艺人在幕后吹哨子的吱吱声。极为可笑的是，那木偶向后转身时，不是身子转，而是木偶的头来个 180°大转弯，再继续往前走，逗得孩子们嗤嗤发笑。这时突然蹿出一只老虎，小孩一见大惊，全身抖动，用扁担与老虎搏斗起来，最后小孩体力不支，被老虎一口一口吞了下去。老虎便趴到台口一动也不动。随后一个大人上场，像是找孩子，看到老虎，便知不好，只好与老虎打鬥。那人用木棍不停地敲打着老虎头，将虎打死，还使劲地用脚踢老虎。那虎确实死了，那大人累得气喘嘘嘘的，然后从虎口里一下一下往外掏 终于将孩子掏了出来 大人抱着孩子大哭 突然 那孩子又活了，这出戏就算完了。

艺人从口袋里钻出 手拿铜锣“打‘钱’：求口饭吃 帮帮吧！”对孩子们说：“去 回家拿钱去 呆会儿看出《猪八戒背媳妇》！”

《猪八戒背媳妇》与现在木偶剧团演出的情节相似。八戒边唱边走上场来了，身后背着一个美貌女子，走几步突然

一晃，舞台上什么都不见了，这时台帘一掀，上场的还是猪八戒，不过身后背的却是孙悟空。这样变换三次，艺人模仿三个人说话，独自一人钻在口袋里，永远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神态。粗嗓、细嗓来回变，锣声不断，倒也够热闹的，为了混口饭吃，真怪难为他的。

大 鼓 书

所谓大鼓书，就是当时人们说的盲艺人说唱鼓书，它是曲艺形式中的说唱表演节目之一。流落街头的盲艺人大多是仨一群俩一伙，有唱的有伴奏的。在我居住的街巷中，经常看到的是一男一女。二人手拉手，男的身背大布袋内装的三弦和鼓，女的手拿鼓架子，二人手拿“马竿”点着地面，走街串巷，相依为命。人们都说这二人是夫妻，女的唱，男的伴奏。他们当中多是先天失明，生活无着，被迫学得一技之长，靠在街头卖唱所得的少许收入，以维持最低的生活。

盲艺人在街巷中说唱，有两种方式：一种是在胡同中找一块较宽绰的地方设摊，住户中有爱听鼓书的，便拿出小板凳，人多了便围成一个圈，盲艺人支起鼓架子，男的伴奏，唱一小段“打”一回钱。另一种是街巷中的那几位好听鼓书的热心肠，他们出面到各户攥点钱，找来盲艺人。一般的是在夏秋之际，盲艺人可以来五六个人，听书的老人们，拿一把芭蕉扇，沏上一杯茶，搬个小板凳，花钱不多，听起来倒也自在，这就是我们的父辈们的消闲娱乐。

盲艺人会的段子很多，有成本大套的，也有小段，他们

还很客气地让听客点段子。一般的有西河大鼓、乐亭大鼓、河南坠子等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盲人，她是唱河南坠子的。那拉弦的将一个小梆子捆在桌腿上，梆锤上拴有一根小绳，绳的一端拴一个小皮套，把它套在脚上、那脚一点一点，梆子便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女艺人手拿两根像镇尺般的木板，交错长短地握住，用手一甩，也发出响亮的击木声，与丝弦、木梆的节奏配合成协调的乐声，那丝弦像是三弦，但有弓子，名叫坠胡。

一阵伴奏之后，那女艺人便唱起来“王二姐绣楼泪双流，思想起那个二哥哥赶考没回头，……你进来吧，你进来吧，从小的夫妻你害的什么怕？……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《王二姐思夫摔镜架》的唱词。当时我却被盲艺人的演唱吸引住了，我觉得那唱词、曲调听起来亲切、和谐，因而对这些曲艺的说唱形式，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，听起来入神，甚至姐姐来叫我吃饭，也顾不得。由此在初中毕业后，我对曲艺、戏曲偏爱到如醉如痴的地步，这与我幼时的生活环境是有莫大关系的。

在所有的街巷艺人中，盲艺人是最苦的了，他们双目失明，行动不便，但为了生存，只有走街串巷，依靠仅有的谋生手段，维持起码的生活，可以说他们只比乞丐强一些。

说到盲艺人，使我记起了40年代，在北平广播电台上每天定时播放翟少平、王少清两人的拆唱八角鼓，很受听众的欢迎。他们二位都是盲人。他们的演唱能上台播演，挣些演唱费，自然较走街串巷卖唱胜强百倍。50年代初在

某报纸上偶然看到翟、王二位的消息，说他们被邀至上海曲艺团任教师。盲艺人当教师，在解放前这是闻所未闻的事。

捏 面 人

那时称捏面人的为“捏江米人的”，是说那面是江米粉，现在叫做面塑艺术，它是我国民间传统手工艺。在所有街巷艺人中 唯一称为“艺术”的就是面塑了。

捏面人按技艺档次可分为两类。一类是走街串巷的匠人，他们捏的面人，不管是工艺和造型都比较粗糙，供孩子们把玩，价格低廉，适合街巷里出售。所捏的面人不外乎孙悟空、猪八戒、穆桂英、大公鸡等等。这类面人称不上艺术，那艺人也只是工匠罢了。

另一类是庙会集市上，有固定摊位的面塑艺人。当时北京每天都有庙会、集市活动。是依照日期顺序排列的。逢“三”是土地庙庙会，土地庙原在现在的宣武医院一带，今已不存。逢“四”花市集，今花市大街花市上四条一带。逢“五、六”是白塔寺庙会。逢“七、八”护国寺庙会，逢“九、十、一、二”是隆福寺庙会。

有固定摊位的面塑艺人，是真正的工艺师。他们技艺高超，手下的人物造型优美，神态逼真，色泽艳丽，小巧玲珑，栩栩如生。他们将捏好的面人粘在纸托上，或放在玻璃罩内陈列，而不用苇杆插放。面塑工艺师捏的人物多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形象，如《桃园结义》、《断桥》、《负荆请罪》、《司马光砸缸》以及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大西天

十八罗汉堂》等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。这些人物完全是按原著中的描写、故事情节设计的。人物造型千姿百态、栩栩如生、色彩斑斓，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。

说到捏面人 我回忆起一位面塑艺人(注 事隔半个多世纪，但那老人给我的印象极深，令我终生难忘。

那是 1941 年春季，在西单北大街槐里胡同西口外迤南，便道上有一位面塑艺人，边捏边出售面人。一只小木箱放在大马扎上，箱下有一块长板，老人坐在箱子后面，聚精会神地操作着。他二目炯炯有神，花白胡须，戴一副椭圆形直腿眼镜，穿一身砖灰色粗布裤袄，老人那神态吸引了我。

在那小箱子上面的横板上摆着一个一寸多高的小面娃娃，头戴粉红色绒线帽，身穿湖色童装，手里拿着一个小皮球 面带微笑 我仔细一看 那眼球中闪光的白点 如同照片一样。我放学回家路过这里，看到老人操作，舍不得离开，站在摊前，又向那个小娃娃旁边看去，原来是硬纸托上粘着半个核桃壳 破面向外 那里边好像有什么 我好奇怪 这半个核桃皮摆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仔细地往桃核壳里看，大吃一惊，嘴都闭不拢了。壳内有蓝天白云绿竹。我好奇地问：“爷爷 这核桃里边是什么人啊？”那老人从眼镜上面瞟了我一眼 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南海观世音！”我重新缩短了视线盯住了那核桃壳 远山 碧海 竹林 蓝天 正中站着一位身穿素白衣衫满头黑发的女人，赤脚，左手打问讯，右手拿柳树枝。这个人的模样，和我家供桌上的佛像一模一样。奶奶说：“他是南海观世音菩萨 而且是男身女像。”这核桃壳内莫非塑的就是他？在他的左下方有一个小男孩，身着浅湖

色衣衫 双手合十 跪在水面的荷叶上 在观世音的右侧 立着一个身穿浅粉色衣衫的少女，双手捧着一个白瓷瓶，右上方空中飞着一只小白鸽，嘴里衔着一串牟尼珠。这三个人物的神态如生，服饰线条清晰，颜色淡雅，就连观世音的脚趾，也都历历可数。我张着嘴看呆了，平时我最爱搜集小手工艺术品，摆在桌上，一天看几遍，我的手工劳作课在全班名列前茅。今天见到这个观世音面塑，比我所有的收藏品都高级多了。我得买下它，可又不敢问价钱，再说我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哪 终于胆怯地问道：“爷爷 那个观世音 要多少钱哪？”老人又瞭了我一眼：“三毛。”我把手伸向衣兜 拿出钱来一数，只有两毛五，这还是奶奶每天给我五分早点钱攒起来的。我低着头不好意思地又问道：“我……这儿就有两毛五……您看？”老人摘下眼镜 望着我：“你给多少钱？”我把全部的钱递给他，老人又瞅了我一眼，拿起那半个核桃壳 说：“好好收起来 那面人干了也不要紧 裂不了 不磕不碰没个坏。”我顾不得听这些话 接过半个核桃 好像有几斤重。我心里乐开花啦！双手捧着走回家去，一进门，姐姐就问我：“什么事那么高兴 得了一百分？”我小心翼翼地将这半个核桃壳，放在西屋供桌的花瓶后边，生怕被人拿去。后来虽几经迁居，我都将它安全转移。

说起来也真奇怪，我开始将那面塑观世音当佛像供奉了。一次在正通奖券行，买了一张彩票，回家后将彩票压在那核桃的底托下面。还对观世音祷告了几句，结果也没中彩，尽管如此，可我还是像爱护珍宝一样收藏它，一直伴我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。那年夏季我不得不含着泪砸碎了这

个被人称作是封建迷信象征的偶像。二十五年来，虽然它没有给我带来什么福份，但这次我确实真怕它给我带来祸事。

80年代初，街巷和农贸市场又见到了面塑艺人，多是年轻一代。他们只能捏一些大路货，一个猪八戒要两元伍角，稍精致点的要价伍元。可是比起我那半个核桃壳来，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出于爱好，我便和青年艺人攀谈起来，才知道他们是苏、皖一带工艺中专的学生，利用假期旅游，靠手艺收入，可补贴一些路费，同时还观赏了北京的名胜古迹，风土人情，有利于创作。这又使我想起了四十年前西单北大街那位面塑老艺人，他那时靠手艺养家糊口，如今这辈艺人是靠手艺收入外出旅游，这两者怎么比啊！世道就是变了 变好了。

日前在西单中国书店看到一本汤夙国编的《汤子博面塑画册稿》，第二页有一幅汤老先生与其次子汤夙国的合影。我几乎喊出了声：“啊 就是这位老艺人 没错儿！”事隔五十多年，我在照片上又见到了他。那本画册中有一幅南海观世音画稿，与我当年在他的摊上买的半个核桃内塑观世音，不差分毫。汤老先生于 1971 年仙逝。

注：此书部分章节，在市政协文史办编辑的《文史资料》第 50 辑发表不久，1994 年底，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汤夙国来访。他对我说：“您在《文史资料》上发表的《老北京的街头巷尾》中提到的捏面的老人 就是先父汤子博 人称‘面人汤’。”

街巷的京味小吃

这里记述的是在街巷里出售、最为平常的京味小吃。30年代至40年代，在街巷里出售小吃的小贩，一年四季从早到晚，络绎不绝。这些小贩或推车挑担，或挎篮背筐，或摆设固定摊位，出售他们精心制作的、具有浓厚京味特点的各色小吃。这些小吃用料考究，工艺精细，价格低廉，方便民众，素有京都传统美食的雅称。当时还没有人谈及“饮食文化”，更没有专门人研究它，只是给某些小吃加上制作人的姓氏，如豆汁张、爆肚冯、豌豆赵、茶汤李、李记白水羊头、年糕王……他们不曾取得专利权，更没人假冒。试想，你要仿制，做出来不是原味，就没人吃。吃过那些小吃的人，比你懂行。再说，那投机取巧的人，肯费那力气？又赚不到大把的钱，谁干那种蠢事！真正为了生活而干活的人，都明白：你干这，我就干那，犯不上踩着别人的脚步走。要是人们不信你的，你说出大天来也没人听了。

吃的人满足了需要，出售小吃的小贩，得到了温饱，人们习以为常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什么“京味”，又是什么“文化”？没那闲功夫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先得吃饱了肚子，别的都是瞎耽误功夫。

如今所说的北京风味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满清王朝家族饮食习俗，流传至民间；也有的是老北京多少辈子传下的。这些小吃对于“老北京”有着强烈的诱惑力，甚至形成对某种小吃的嗜好，乃至癖好。尤其是季节性的食品，更为突出。每逢端午节不吃粽子、腊月初八不熬腊八粥、入冬不吃水萝卜，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。哪怕是“腊五粥”（五样米）放几个小枣，也得全家每人都喝上一大碗。其实那较富足的人家也好，平民户也好，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方式，但到了应时节令，都得操办着过节，只是有讲究与凑合之分罢了。日积月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情，老北京有句歇后语“樱桃桑椹——货卖当时”。

1981年，南城某家清真小吃店，恢复了几样传统小吃，见诸报端、电台，这才引出一段非老北京难以理解的小插曲。住通县某乡的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，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。这天大清早，像过节似的，洗漱之后穿戴整洁，便起程了，直到下午才找到这家小吃店，买了几个芸豆卷，又买了两块豌豆黄，捧在手里，异常激动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当初在娘家，一出家门就能买这些小吃儿，如今，有几十年没吃着了，今儿这百十来里地不算冤。甭吃，看着心里就够痛快的。”您说，这是什么感情？您听了如何评价？毫不夸张地说，老北京人和北京小吃成了一回事啦！现在一般人吃早点，喝碗炒肝，再来二两包子，是很平常的事，可谁又能理解，家住西单牌楼，想吃炒肝，专门到前门鲜鱼口会仙居去喝炒肝。您瞧这是多大的诱惑力呀！是别处没有卖炒肝的，不是，这是因为会仙居的炒肝，味正，肠子烂乎，肝